

毛诗

十三经注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七之一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羲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

丘之側

毛詩國風

陳譜

陳者大皞虜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虜戲故連言之虜戲卽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

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堦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旣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娥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嬀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敍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視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其封於城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晉蓋禹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渚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諸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卽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稽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稽諧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諧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猪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覩禱頌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枮枮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出自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禱信巫覩也楚語云在女曰巫矣在男曰覩巫是覩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月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妣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佗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五父，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益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明之亦傳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 宛上刺幽公也淫荒晉亂游蕩無度焉

○宛上怨阮反爾雅云：宛

疏

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翹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撓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上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湯他郎反舊他浪反。

疏

曰：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

戶

教云：凡孔子之至，皇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今在於彼。宛上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蕩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

反疏

曰：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夫於宛上。○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公化之使然，故舉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其常稱

反疏

曰：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上云：宛中宛上言其中央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

疏

曰：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上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上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

反疏

曰：宛上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不爲。○正

疏

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王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

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

事事皆爲也。○傳箇云：鳴鳥之羽可以爲鸞羽。疏曰：常持其至鷺羽。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上之下，無間冬無問夏。

疏

曰：持其至鷺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

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傳：値持至爲鸞。正義曰：鸞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鸞鳥之羽可以爲舞者

之繫，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俎。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有長軸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曉。攢名之曰白鷺。綠陸機云：鷺

疏

水鳥也。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鷺。齊魯之間，謂之春俎。遼東樂浪吳楊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鷺尾啄，長三

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舞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之白羽也。坎其擊缶宛上之道

疏

曰：坎苦感反。坎其擊缶，聲無冬無夏，惟其鸞羽。

疏

曰：釋詁文：孫炎曰：缶，音本亦作晉烏浪反。

疏

曰：釋器文：孫炎曰：缶，音本亦作晉烏浪反。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辰在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蠶，貳刑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主國尊於蠶，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惠心，用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告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缶，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疏

曰：蓋謂之缶。缶方有反。

疏

曰：釋器文：孫炎曰：缶，音本亦作晉烏浪反。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辰在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蠶，貳刑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主國尊於蠶，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惠心，用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告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缶，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疏

曰：蓋謂之缶。缶方有反。

疏

曰：釋器文：孫炎曰：缶，音本亦作晉烏浪反。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疏

曰：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敢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土，上值弁星，星以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爲苦也。案坎卦六四：禡酒蠶蠶，用缶注云：爻

翳。正義曰釋文又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謂作簫音義同

##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蕪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枌符云反匪

欺冀疏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其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積其席是也會於道路者首反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而後耽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義曉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升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賦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苟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柳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

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柳

○柳榆也

柳柳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柳況浦反柯常與反說文丈與反

疏

葉卻著英皮白色是柳爲白榆也柳柳本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疏

子仲大大夫氏婆娑也箋之子男子也○箋步波反說文作婆娑同婆娑何反

疏

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

女所聚之處也

疏

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波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

疏

疏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

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

疏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卽不復續麻於市而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所陳有男有女下云賴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箋云旦明于日差

麻市也婆娑

疏

穀旦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男女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事也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卽不復續麻於市而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也原大夫氏

疏

○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子曰於也故子得爲曰差擇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晉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適

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適也○正義曰逝往釋詩文過行釋言文禮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續麻之縷也

○變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詩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揔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揔謂男女揔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收茈若椒

茈若若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禡女之顏色美如茈若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脩好也

疏

此本淫亂之所由○敬祁饒反郭云荆葵也茈音毗又芳反苦音淳又芳九反說音悅好呼悅唯季反好呼悅唯季反好呼悅也至握椒○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卽棄其事業假有續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茈若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遣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蕪故疾之也○鄭唯以譏爲揔言於是男女揔集合行爲此淫亂餘詞○傳道往至遇行○正義曰逝往釋詩文過行釋言文禮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續麻之縷也

○變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詩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揔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揔謂男女揔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收茈若椒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叔音歌本亦作寂善也。賜五故反疏以作衣服以典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已思得賢女以通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子之賢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歌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也。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愧氏以流水澗其經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濟人曰凌鳥不反然則漚是漸濟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濟使之柔韌也。

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筆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姪姜無棄憔悴以姬人美詩云雖有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正義曰綱云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也。○逆魚敬

疏以作衣服以典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切化使君爲善也。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愧氏以流水澗其經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濟人曰凌鳥不反然則漚是漸濟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濟使之柔韌也。

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筆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姪姜無棄憔悴以姬人美詩云雖有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正義曰綱云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也。○逆魚敬

疏以作衣服以典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切化使君爲善也。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愧氏以流水澗其經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濟人曰凌鳥不反然則漚是漸濟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濟使之柔韌也。

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筆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姪姜無棄憔悴以姬人美詩云雖有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正義曰綱云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也。○逆魚敬

疏以作衣服以典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切化使君爲善也。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愧氏以流水澗其經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濟人曰凌鳥不反然則漚是漸濟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濟使之柔韌也。

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筆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姪姜無棄憔悴以姬人美詩云雖有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正義曰綱云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也。○逆魚敬

疏東門至漚

東門至漚。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晉之正時楊葉長大反下注同疏至至者。正義曰毛以

漚

疏東門至漚。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晉之正時楊葉長大反下注同疏至至者。正義曰毛以

吉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與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穀逸至煌煌然。正義曰土昏祀執燭前馬是親迎之亂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畱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女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 明星晳晳

舊音微煌煌也○哲之世反

##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佗本亦作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

#### 疏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是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弑同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博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

#### 疏

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博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

##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又蒲貝反

普音微肺煙也○正義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猶肺脾也○肺昏以爲期

### 明星晳晳

舊音微煌煌也○哲之世反

## 東門之楊

### 其葉肺肺普貝反又蒲貝反

普音微肺煙也○正義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猶肺脾也○肺昏以爲期

###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佗本亦作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

#### 疏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是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弑同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博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

#### 疏

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博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

釋本文鵲惡聲鳥一名鵲與巢一名鳴暭云爲暭爲鳴是也俗說以爲鳴卽土暭非也陸續疏云鵲大如班鷺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誣所賊鵲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脯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鵲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詩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 墓門一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者謂

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已憂讒之事。防有鵲巢卽有旨苕興也防色也卽仁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卽之有美苔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卽丘地美拔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告語衆議入輩汝等是誰欺斯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卽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卽爲丘抑風稱旄丘有葛蘿風稱阿丘有瀛是美草多生於高上也苕者華傳云苕陵苕苔直云苕草後陵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卽丘地美拔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告語衆議入輩汝等是誰欺斯我所美之人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卽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卽爲丘抑風稱旄丘有葛蘿風稱阿丘有瀛是美草多生於高上也苕者華傳云苕陵苕苔直云苕草後陵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卽丘地美拔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告語衆議入輩汝等是誰欺斯我所美之人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卽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卽爲丘抑風稱旄丘有葛蘿風稱阿丘有瀛是美草多生於高上也苕者華傳云苕陵苕苔直云苕草後陵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卽丘地美拔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告語衆議入輩汝等是誰欺斯我所美之人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卽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卽爲丘抑風稱旄丘有葛蘿風稱阿丘有瀛是美草多生於高上也苕者華傳云苕陵苕苔直云苕草後陵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卽丘地美拔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

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晳。皎古了反本又作皎晳星歷反

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斲糾之委也。僚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河濱之間凡反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嬌同音了窮鳥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兵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居酉反

勞心悄兮悄憂也箋云思而不寐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晳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儻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儻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憂並義曰釋訓云悄悄愴也故爲憂月出皓兮皎月光也。正義曰皎兮行步貴

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曰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傳皎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行步貴

兮舒慢受夸勞心懶兮月出照兮俊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憤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下同御魚呂疏

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林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

字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

圉適株林從夏南

云

匪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淫泆之行自之他耳鄭拒之辭○鄭都珮反

疏

胡爲至夏南正義曰靈公過彼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靈公爲

人所責鄭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淫泆之行自之他耳鄭拒之辭○鄭都珮反

疏

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過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

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辭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

前人故假爲鄭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

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其疾也孫毓以王爲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

云

人我君也君親乘馬乘君乘駒易車乘以至株

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箋君之一乘之馬齋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

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晉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

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

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波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

曰泗滂普光反汎徒何反下文同

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旣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疏

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爲駕我

云

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云

男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旣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云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云

別離則憂思。○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陽妃之何下。傳曰：傷無礼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無亂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礼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二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蓉之莖。卒章言荷蕡指芙蓉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蘭蕡以喻女之色美。○陂澤障也。荷芙蓉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蓉之莖曰荷生而後大興者蒲以喻同姓。荷反自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芙蓉辛耕反皮古卯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蕡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芙蓉辛耕反皮古卯反。

###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傷無礼也。箋云傷思也。

我思古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自目曰弟自鼻曰泗箋

疏澤云宿覺也。○覽音敬

疏

至滂沱。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韋甚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覩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祇不以祇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韋甚柔滑。荷之莖極俊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俊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風如斯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譬荷蕡。箋云：荷蕡其莖加其葉蕡其本蕡其根蕡其根的中慧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苗苔蓮華也。慧中心也。郭璞曰：蕊莖下白蕡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荷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蕊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菜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慧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慧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蓉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亂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率。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苗苔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蓉之莖曰荪。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詩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俊如荷也。正以𦥑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𦥑。男女同在一𦥑。如是於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潦消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之。此言荷爲傷其獨傷其無礼至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經傳言煩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亦涕之類明其涸出於鼻也。

###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箋云荷華爲芙蓉

女之言信。

蘭毛古顏反。鄭改作蓮。練田反。

疏

簡爲執蘭則知此蘭亦爲蘭。

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貌。○卷本又作瞻同其貞反。

疏義曰：俗本多無之。

莊貌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報張輩反本又作展

卷

好

女之顏色。○菌本又作答又作敵又作敵戶感反。菌本又作敵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

疏

簡爲執蘭則知此蘭亦爲蘭。

卷

好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十七之二

舊

卷七十七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鶴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城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

河潁之間爲檜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若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鄭郊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處爲榮澤之北也。禹貢豫州云榮波既猪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汴縣東榮澤一澤名也。榮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榮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有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傾溫晉也。董姓鬷夷參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駟路偃陽也。曹姓鄒邑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莘姓是入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駟路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黎大功後世當典故伯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類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李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李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諱風俗無以言焉故檜云不言檜之風俗也。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連志河南榮陽縣應劭云故虢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臯而又以榮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榮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特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譖於諸國皆不言。○鄭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譖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稍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榮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作是詩也

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璵璠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殃古冗反也

疏

蓋裂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荀爽、鄭玄、何晏等皆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

不爾思勞心忉忉

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忉音刀

疏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適。正

義正之書

常服言

今聖

服石好

以絜衣

卷之三

不  
脩

4

謂狐青斂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惡之裘榆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潔衣服也追遙翹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箋爾女至切然○正義曰亭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珠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翹翔狐裘在堂

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榆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喪孔子爲父父母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礼廢不能行也○爲子爲反下同

疏

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礼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母爲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礼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故素衣而冠時亦既練之矣是上二章三年之表十三月而練則素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而冠時亦既練之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禫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己不言其禫櫛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緇縫要經繩履角瑱鹿裘亦不言有禫則喪服始終皆無禫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綺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礼禫從裘色素禫是大祥祭服之舞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人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繩木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綺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禫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麻見素冠兮

下

棘人樂樂兮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瘡痏云喪礼既祥祭而綺冠素紝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礼故號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樂痏然瘡痏也○正義曰瘡痏者憂不得已博從端反

疏

素冠之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痏然瘡痏者今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惄然而憂老反紝婢移反解責反覲

勞心博博兮

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已博從端反

疏

年年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

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痏然瘡痏者今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惄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紝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幸至瘡痏○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祔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棘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暮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身服喪禮情急哀感之人必脾故以樂樂爲脾瘡之貌定本毛無懈字○箋禮至脾瘡○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綵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時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朴卽釋服三年之喪

總行其事違也。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闕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王葆曰：縞冠素純，旣祥之冠也。注云：縞緣邊也。旣祥祭而縞之也是喪禮旣祥而縞冠素純也。闕傳注云：黑經白緝曰縞。冠用縞以素爲純，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瘠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覩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瘦瘠，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傳：傳，傳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編衣，素裳然則此言衣素裳然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

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

爲作者言已幸得見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旣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

言欲與其歸已家也。

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

言欲與其歸已家也。

## 素冠二章章三句

隰有衰楚，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志謂狡，淫戲，不以礼也。○長楚，丈羊反。衰，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

狡古卯反，狡古快反。疏

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本亦作猶古外反。

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疏

猶雖然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少小之時能正直，憇難長大亦不妄淫情慾故我今日於人

反饑音遙長，張丈反下同。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

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同妃疏

隱有至無知。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隱中，其草始生正直，及長大其

音配猗，猶雖然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少小之時能正直，憇難長大亦不妄淫情慾故我今日於人

○傳：蔓楚銚弋。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長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亦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熟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箋銚大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本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箋知四至之意○正義曰知四釋詁○**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家室也**○**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家室也**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家室之道疏無箋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四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家室也**

## 室

###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

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苟起竭反字也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政令也迴首曰顧○怛兮都達反修怛也

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偶偶然大輕剽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擅人傷之而作

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偶偶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減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尙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焜熑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滅○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遇迴首傷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滅也本無怛傷之訓

**匪風飄兮匪車剽兮**

反又必遙反剽本又作票匹遙反

傳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

疾故無節者也諺金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

亦與上同誰能亨魚溉之金鑿能割烹者○亨普耕反注同煮也溉本又作概古受反金符甫反鬻音尋又音學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捨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

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疏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

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金鑿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

備具好音之意金鑿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溉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礼祭之日雍雍潔廟廟人溉滌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滌謂之誘蕪鉢也孫炎曰關東謂

滌爲澆涼州謂澆爲銤郭璞引詩云溉之金鑿然則澆是餽非金鑿亨魚用金不用瓶澆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 疏

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鬻和之節由

金鑿以與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

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金鑿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

備具好音之意金鑿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溉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

視滌濯少牢礼祭之日雍雍潔廟廟人溉滌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滌謂之誘蕪鉢也孫炎曰關東謂

亨魚治民俱不徵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貞安靜。箋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謂以人恩厚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否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贍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 匪風三章章四句

###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三

五五

####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完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 毛詩國風

####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濟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禹貢陶丘之北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之北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傳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諸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定陶縣東二澤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造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夫於雷夏之間又寡於患難未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侵擾主不敢侵曹之所以寡於患難又从言也。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齊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未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鄭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兄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鴻鳴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 鄭氏箋

#### 孔穎達疏

卷七  
七之三

蜉蝣刺奢也。昭公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畧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

迫案鄭諧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疏

蜉蝣三章草四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蜉蝣詩

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麻衣是諸侯之服則首章是朝服

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所以不詳其美卒章言其色美亦蜉蝣之羽矣

以爲興也

興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鼈鼈云會五絲鮮色也渠本或作渠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渠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遡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箋云歸

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難乃旦反

疏

蜉蝣至歸處。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惄爲之憂矣此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之憂矣此

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鄒撰曰似結蟬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蝶者誤也

○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

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謂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正義

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爲衆多楚於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箋云止

正義

掘閭容闇也如雪言鮮潔箋云掘閭掘地解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閭喻君臣朝夕變說猶含息也

說

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潔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潔如雪也蜉蝣

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而說舍乎言小人不瓦依恃也。傳掘閭至鮮潔。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閭者悅擇之意掘閭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閭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潔也。又箋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舉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太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縗縕細宜降大功一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蓋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縕亦如小功布也